

郝堂的七月

陈书鸿

今天早饭后,一个倏忽的念头竟将我带到了郝堂。虽然七月的豫南暑气已如蒸笼一般,可心里头那片荷的影子,却总也挥之不去,于是我便索性来了。

其实,我就是奔着郝堂荷花来的。走得近了,那满眼的绿便舒展开来,化成了一柄柄撑开的、高高低低的伞。荷叶是泼辣而慷慨的,一片挨着一片,一片叠着一片,挤挤攘攘,直铺到塘边去。有的荷叶极阔大,像个碧玉雕成的盘子,上头还滚着几颗水珠子,在日头底下亮晶晶的颤动着,仿佛一不留神就要滑落下来。有的才卷起一个小卷儿,尖尖的,嫩嫩的,像一只竖起的、好奇的耳朵,偷听着这夏日的私语。风来了,这满田的荷叶便活了,它们不再是一幅静止的画,而是一片翻涌的、有生命的海。绿浪从远处一波一波地推过来,带着“沙沙”的声响,像千万片薄薄的翠玉在互相叩击,清脆而又绵长。那声音里,竟有了一丝秋的萧瑟的意味,教人心里无端地静了下来。

七月的郝堂,正是她们最得意的时节。不必说那盛放得极尽的荷花,花瓣全展开了,薄薄的,近乎透明,在日光里泛着温润的光。粉的,像少女颊上的一抹羞色,自花瓣的尖儿上晕染开来,愈到底下便愈淡,终至成了素净的白。白的呢,便是一捧捧的雪,一团团的云,那样不染纤尘地立在碧绿的叶间,亭亭的,遗世而独立。也有半开的,将开未开,鼓胀着,像个藏了满腹心事的少女,欲说还休。还有那尚未绽放的花苞,如一支支饱满的、倒悬的毛笔,笔尖儿凝着一抹极浓的胭脂色,仿佛蘸足了天地间的灵气与颜色,只等一个恰当的时机,便要在这天地间写下最浓丽的一笔。几只蜻蜓是闲不住的,薄而透明的翅膀振得飞快,时而停在一朵花苞的尖儿上,时而又倏地掠过水面,在水上点出一圈圈极细的涟漪。我站在田埂上,竟有些痴了,

觉得这满田的荷花,每一朵都似乎认得我,又似乎与我隔着什么,只是静静地、庄严地开着,自成一个圆满而自足的世界。

在荷田的边上,便是村子了。郝堂的房子,是让人看一眼便忘不掉的。好些院墙,是用旧时的青砖与土坯交叠着砌起来的,那砖的棱角早被岁月磨得圆润了,上面还已生出茸茸的青苔,摸上去有一种温凉的、亲切的涩意。屋顶上多是黛色的瓦,猫着背,一片压着一片,像鱼鳞似的,缝隙里长出些瘦瘦的瓦松,开着细碎的小白花。有几家院子的墙头上,竟斜斜地逸出一枝石榴来,那榴花红得灼眼,与灰色的墙、绿色的叶、远处的荷花互相映衬着,便成了一幅极其自然的水墨画。这里没有整齐划一的规划,没有刺眼的白瓷砖与蓝玻璃,一切都随了地势,依了草木,仿佛是地里长出来的,与周遭的一切浑然一体,不争,不抢,只是安安静静地待在那儿。村中的路是石板铺的,湿漉漉的,走在上面,能听见脚步的回声,笃,笃,笃,敲在心上,有一种古远的、踏实的安稳。

最妙的,要数黄昏了。天边的云,先是炽热的金,再是沉静的橘,最后化作一片温柔的紫,层层叠叠地铺展开。那光落在荷塘上,便不再是一片明晃晃地白了,而是有了层次,有了温度。荷叶与荷花被镶上了一层金边,轮廓变得朦胧而柔和,仿佛随时要融化在这暮色里。水面也静下来了,像一块巨大的、墨绿的玻璃,忠实地倒映着天上的云与岸边的树。有几只归巢的鸟,扑棱着翅膀从荷塘上空掠过,留下几声清亮的鸣叫,更衬出这黄昏的静。村里的炊烟升起来了,是淡蓝色的,细细的,袅袅的,散在空气里,有一种好闻的、草木燃烧的焦香,勾得人心里生出一种懒洋洋的、归家的暖意。

待到天完全黑了,郝堂便把另一件珍宝捧了出来。这里没有路灯。初时有些不便,脚下是黑的,只凭着远处

几家窗子里透出的、暖黄的微光辨认方向。然而,当你站定了,抬起头来,你便会庆幸这无边的黑暗。那星星,是多久未曾见过的繁密了!一粒,两粒,无数粒,密密麻麻地铺满了整个天幕,像撒了一把碎钻在黑绒布上,闪着清冷而恒久的光。而荷塘在星光下,却是另一种韵致了。月色朦胧,将荷叶、荷花都笼在一片银灰的、半透明的轻纱里,影影绰绰的,看不真切,却有一种更幽邃的、引人遐想的美。风过时,荷塘便是一片低低的、窃窃的私语声,仿佛满田的荷花与荷叶,都在借着这夜色与星光,互诉着白天来不及说的心事。远处草从里,虫鸣也起来了,一声长,一声短,和着荷塘的轻响,织成了一张绵绵密密的、清凉的网,将整个人都兜了进去。在这样的夜里,人是容易生出些恍惚的思绪来的。不仅会想起张岱的《西湖七月半》,也会想起朱自清月下的《荷塘月色》,但这里的月色与荷香,似乎更近,更亲,因为它们带着泥土的、草木的、鸡犬相闻的日常气息。

我在田埂的草地上坐了下来,任凭露水已悄悄地湿了裤脚,也不去管它。眼前这无边的荷,这静谧的村,这满天的星斗,都似乎是专为我一人预备着的。白日里那些无端的焦虑与匆忙,此刻都远远地退去了,退到那荷田的另一边,退到那看不见的山洼里去了。我只觉得自己也成了这郝堂的一部分,像一棵树,一茎草,一朵睡着的荷花,静静地、安然地立在这大地之上,沐浴着星光,呼吸着荷香,什么都可以想,什么都可以不想,便觉着自己这才真是一个自由的人。这幸福,不是热烈而短暂的,它像脚下的土地一样厚实,像眼前的荷塘一样深远,是“采菊东篱下,悠然见南山”的闲适,是“行到水穷处,坐看云起时”的淡然。它静静地流着,一直流到夜的深处,流到一个不需要再用言语去描摹的、安然的梦里去。

烟花更炽热,比星光更璀璨。每一次击打,都激起观众席上一片惊呼。

最高潮处,无数打铁花同时绽放,将整个夜空照得如同白昼。演员们举着、顶着各式各样的火轮、火框奔赴而来,点燃了这场盛宴。金色的铁花交织成一张巨大的光网,仿佛要把整个天穹都拥入怀中。我的眼眶竟有些湿润了。在这震撼人心的奇观面前,我感到一种前所未有的民族自豪感。这灼热的、瞬间即逝却又永恒的打铁花,让我看到了一个古老民族的坚韧与智慧。

铁花渐渐熄灭,篝火燃起。主持人邀请所有观众围拢过来,演员们身着各种民族服饰,跳起了欢快的舞蹈。藏族的长袖、维吾尔族的辫子、蒙古族的长袍、苗族的银饰,在火光中旋转飞扬。我们这些素不相识的人,手拉着手,围着篝火,跟着节奏舞动起来。火光映红了每一张笑脸,温暖流遍全身。

我忽然明白,这场演出之所以令人动容,正是因为它展现了中华文明生生不息的秘密。从发现火种,到驯化动植物,到农耕丰收,再到今天的工业文明,我们始终保持着那份对土地的深情,对传统的敬重。这火,从远古燃烧到现在,从未熄灭。

诗 品时空

沂河暮色

金庆新

暮色把调色盘打翻在河面
橘红与靛蓝在云絮里晕开
像未干的水彩——
高楼的玻璃幕墙
最先接住余晖

一个曾在两岸栽过柳树的老人
正漫步沂河北岸
风过时 光斑便在草叶上打滚
那座斜拉桥的钢索
正将夕阳的金线 缝进对岸的轮廓

那位老人凝望着岸边的柳树
遥想当年热情高涨的劳动场景
测量,挖土,栽种,浇水,培土,修剪
沂河两岸换了新颜,想着想着
有人在岸边收起鱼竿
影子被拉得老长 老长

河水是最沉默的镜子
照见过往的鹭鹭 也照见此刻
我们都是被暮色镀亮的事物
在粼粼波光里 轻轻摇晃
像一首未完的诗
藏着整座城市的温柔

月夜荷塘

杨世初

夜幕初临暑未央,闲游漫步近荷塘。
星光月色吻花影,缕缕香风透爽凉。

沙滩上

李胜志

我用树枝作笔
沾满潮水
在沙滩上写下自己的名字

谁也别争
我的地盘我做主
我要在沙滩上种星星

伏天 无奈而来

蔡厚炳

遗落的约定
在秧田里穿梭
被挤压的普通日子
在玉米林里叹息
高温浸湿的灰色马褂
紧紧贴在老屋的脊梁

原谅我
不请自来的热情问候
原谅我
看不清人间对我的厌烦
我 只是一颗棋子
任由时光老人的巨手
肆意拿捏

我 一万次的新祷
维护电路的工人安好
我 一万次的期盼
田间劳作的人们
请一定避开我的锋芒

“武侠城”观打铁花

张清瑞

一直想去开封万岁山武侠城,感受那份独属于江湖的热闹。今日终于成行,心中难免雀跃。

一进门,便被眼前的喧腾景象裹挟了去。青石板路的一旁,锣鼓喧天,一红一黄两头雄狮正踩着鼓点腾挪扑跃,围观的人群爆发出阵阵喝彩。再往前走,路边正上演着诙谐的武侠短剧,台下笑声掌声响成一片。沿途还有投壶、猜拳、成语接龙等互动小游戏,我一路走一路玩,不亦乐乎。

可若要说起这武侠城里最不能错过的演出,那一定是打铁花了。

来到打铁花的演出现场,刚落座,灯光倏地灭了,方才还人声鼎沸的剧场刹那间陷入一片原始的黑暗与寂静。我被这无边的夜色包裹,仿佛能听见自己的心跳。就在这时,“嗤”地一声,一点微光亮起,在黑夜的绒幕上烧出一个小小的洞。那是一个原始人装束的演员,手中的燧石碰撞,迸出了人类的第一颗火种。

这便是火的开始,也是文明的序章。火苗在舞台上跳跃着,从一处传到另一处,渐渐连成一片。我能想象远古的先民们,是如何敬畏地守护着这来自上天的馈赠。火驱散了野兽,

温暖了洞穴,照亮了黑夜。舞台上,火光映着演员虔诚的脸庞,他们的舞蹈热烈而真诚,那是对自然伟力最初的崇拜与感恩。

接着,舞台上的火光引来了家畜的鸣叫。人类开始驯养家畜,开始有了稳定的食物来源。农耕的舞蹈随之而来——播种、耕耘每一个动作都是对土地的深情告白。火光照亮的,是人类从野蛮走向农耕的漫长旅程。

灯光渐渐明亮起来,舞台上的庄稼也在光影中疯长。金黄的麦穗在风中摇曳,丰收的喜悦洋溢在每个演员的脸上。他们跳起了欢快的舞蹈,庆祝丰收。人类终于在大地上站稳了脚跟,用汗水浇灌出文明的硕果。这丰收的庆典,是对千万年辛勤劳作的最好礼赞。

当欢庆的歌舞还在继续,舞台两侧突然迸射出耀眼金光——打铁花开始了。那不是普通的焰火,而是一种近乎神迹的技艺,是铁与火的交响乐。只见工匠手持特制的木板,将一勺勺滚烫的铁水抛向空中,再奋力击打。刹那间,铁水化作千万朵金花,在夜空中绽放,又流星般散落。我仰着头,看那漫天飞舞的火树银花,它们比